



世界经典名著

欧洲国家短篇小说选

(四)

蒋小玲 译

李正明 译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目 录

〔意〕埃·德·亚米契斯	
卡尔美拉	员
〔意〕萨·狄·贾科莫	
阿松达·史彼纳	源
〔意〕波·布拉乔里尼	
公鸡和狐狸	缘
〔意〕普利斯科	
他人的生活道路	缘
〔意〕依·斯韦沃	
烈性葡萄酒	苑
〔意〕拉卡普利亚	
鼠	怨
〔意〕弗·萨凯蒂	
捉马	员缘
〔意〕帕隆波	
墓碑	员圆
〔意〕路·卡普安纳	
暗淡幽怨的生活	员愿
〔意〕莱阿	
彼埃得蒂菲科	员圆
〔意〕托·瓜尔达蒂	
芭芭拉小姐	员源

卡 尔 梅 拉

〔意〕爱·德·亚米齐斯

—

我准备讲述的故事，发生在距离西西里约七十海里的一座小岛。

当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，这个孤岛上，仅有一个小镇，居民还不到两千人，其中包括三四百名流刑犯。为了这些人的缘故，岛上驻扎了由一名中尉率领的一支小分队，四十多名士兵；他们每三个月换防一次。士兵们在岛上生活得极其惬意舒适，除了警卫营和监狱，偶尔需要执行巡逻任务和进行操练以外，实在很清闲；而这里的酒却是那么醇美诱人，一瓶才不过四个索尔多。更不用说那中尉，他享受最充分的自由，逍遥悠闲，难怪他踌躇满志地说：“我是整个小岛武装力量的总司令。”

司令部设在市镇广场，两名宪兵在司令部当差，任中尉派遣。市中心有一座漂亮的公寓，供他免费居住。上午，他上山打猎消磨时光；午饭以后，他跟当地的要人在书房里聚会；傍晚，他驾一叶小舟，在海上徜徉。他吸的烟是两百铜元一支的高级雪茄；他的穿着完全凭自己的爱好，无所顾忌。总之，他生活得很美好，称心如意，好象每天都是喜庆

— 员 —



节日似的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觉得这等幸福的生活最多只能持续三个月。

市镇紧靠海边，有一个小小的港口；每隔十五天，行驶于突尼斯和特拉帕尼之间的邮轮都会在港口停泊，间或也有别的轮船停靠。大概是过往船只罕见的缘故，所以每当它们驶进港口的时候，小镇钟楼的大钟就当地当地敲响了，人们纷纷涌向海边，仿佛是去看节日的戏剧演出。

小镇的外表虽然简单朴素，但惹人喜爱。特别是它的中心广场，像所有乡村的广场一样，对于习惯城市生活的人来说，实际上仅是一个庭院。一条笔直、狭窄、最多一箭之遥的大街，把广场跟海滨联起来。所有的商店、公共机关都集中在广场上。当时，镇上共有两家，一家是镇长和其他官员以及绅士光顾的场所，另外一家的顾客是平民百姓。中尉下榻的那座公寓，坐落在广场的附近，面向大海；从海滨到小镇中心，地势明显地逐渐升高，因而，从他的房间的两扇窗子极目远眺，可以清晰地看见港口、大海、长长的一段海滩和遥远的西西里岛上青色的山峦。

岛上的其他地方都是火山，以及一望无际的茂密的橡胶林。

三年前，一个明丽的四月的早晨，开往突尼斯的一艘邮轮驶进了这个小镇的港口。它刚一出现，钟声就当当不停地敲起来，岛上的人都一窝蜂朝码头涌去，其中有分队的士兵、军官、镇长、法官、教区神甫、警察局长、税务局长、港务局长、宪兵队长，以及在小分队服役、替犯人看病的年轻大夫。两只驳船驶近邮轮，把三十二名士兵和一名军官接到岸上。军官很年轻，神情洒脱，白皙的脸庞，金色的头

— 圆 —



发，温文而雅；他跟前来迎接的军官紧紧地握手，彬彬有礼地答谢官员们热情的欢迎。然后，走在他的士兵队列的前头，伴随着两旁好奇的人群的注视，进入市镇。

把士兵们安置完毕后，他立即返回广场；一群官员正在那里等候他。镇长异常热情、亲昵，又略微带点庄重的神情，半严肃半快活地换个向他介绍欢迎者。客套的仪式结束以后，官员们都各处散去，军官独自留下，后由他的前任陪同，去他下榻的寓所。即将离开的军官开始收拾自己的行装，而新到的军官想尽快安置下来，也帮助他收拾。一个小时以后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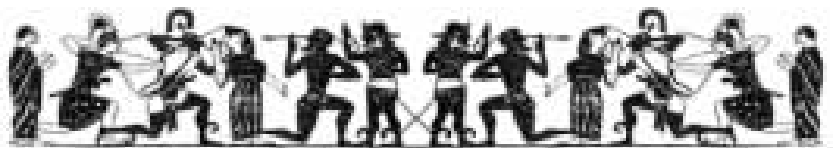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当天晚上八点钟左右，原先的驻防部队，由刚到的分队送到港口，离开了小岛。年轻的军官跟他的前任告别以后，立即返回住所。长途旅行的疲劳，加上整整一天的奔波忙碌，累得他眼皮发沉，懒懒地睁不开，他赶紧上床躺下。不一会儿工夫，他就进入了甜蜜的梦乡。

二

第二天一早，太阳刚刚升起，军官走出了寓所。在广场上还没有走上十来步，他忽然觉得自己的军服的下摆被人轻轻的拉扯了一下。他猛地转过身来，只见距离他两步远的地方，一个身材苗条，面容娇美的姑娘，衣着破烂，头发凌乱，像一个立正的士兵似的，一动不动地、笔直地站着，向他敬礼。她的一双大眼睛折射出明亮的光彩，漆黑的瞳仁凝视着他的脸孔，向她嫣然一笑。

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军官以惊愕而又好奇的神色打量她，

— 猿 —



问道。

姑娘并不答话，只是定定地瞧着他，继续把手举在前额，保持行军礼的姿势。

军官只得耸耸肩膀，继续朝前走去。刚走得十来步路，忽然觉得他的军服又被人轻轻地拉扯了一下，他于是再次转过身来。姑娘仍然像立正的士兵似的笔直地站着。他环视了一下周围，瞧见有人在观看这有趣的场面，发出窃窃的笑声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他又一次问道。

姑娘伸出手来，用食指指着军官，笑着说：

“我就要你。”

“她也许有点儿怪毛病。”军官暗自思忖。于是从衣兜里掏出几枚索尔多，递给她，准备转身离去。可是，那姑娘却抬起一只手臂，弯在胸前，仿佛要用胳膊阻挡向她递过钱来的手，又大声重复一遍：

“我就要你。”

她开始使劲地跺脚，用双手胡乱揪扯自己的头发，涕泣呜咽起来，发出暗哑、单调的声音，像装哭的小孩似的。围观的人哄然大笑。军官瞧瞧人群，又端详一番姑娘，接着又瞧瞧人群，终于又迈步继续朝前走去。

他几乎很顺利地穿过了整个广场，可是，当他刚走到通向港口的那条大街的时候，忽然听到身后传来急促而轻微的脚步声，一个带着某种奇怪音调的柔和的声音，在他的耳边轻轻地说：

“我的宝贝！”

他蓦地打了个寒噤，一阵战栗掠过他的全身。他不敢回

— 源 —



头，赶忙加快了脚步，急忙朝着走去。那甜蜜的声音又叫了一遍：

“我的宝贝！”

“够了！”他终于止不住愤怒，猛然转过身来，大声对姑娘喝道：“别再纠缠我了。去做自己的事儿。明白了吗？”

姑娘的脸上显露出受到委屈的痛苦神色，随后又微笑着向前移动一步，伸出手来，仿佛要亲昵地抚摸那快速闪过身子的军官，轻声地说：

“请别生气，亲爱的中尉。”

“走开，我命令你走开。”

“……你是我的宝贝。”

“走开，否则，我叫士兵，把你关到监牢里去。”他指着正站在街角的几个士兵说。

姑娘拖着缓慢的步子走了，可是一双眼睛依然痴痴地斜睨着军官，嘴唇不断地翕动，发出微弱的自语：

“我的宝贝！”

“真可惜！”中尉走在通往港口的大街上，对自己说：“挺可爱的一个姑娘。”

姑娘的确美丽可爱。她是西西里女子特有的大胆、热情的美的代表。她们蕴含的爱，与其说启发人的情窦，不如说对人具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，往往只消她们那满含深情的、凝视的眼神的一瞥，仿佛就足以洞穿人的内心深处的奥秘，使对方的全部勇气冰消瓦解。这姑娘的眼睛和头发黑漆漆的，前额宽阔，显出沉思的样子；眼睫毛和嘴唇不时急促地颤动，洋溢出生气和活力。她的声音略微显得疲倦、沙哑，甜蜜的笑容混和着些微痉挛。每次微笑以后，她的嘴唇

— 缘 —



和眼睛都要持续呆呆地张开一会儿。

三

“为什么不把那姑娘关起来呢？”那天晚上，军官跟大夫在那家高级咖啡馆聚会时，向他叙述了早晨遇到的怪事，然后问道。

“您想把她关在哪儿呢？”大夫回答，“市镇政府曾经提供经费，把她送到西西里一家医院，一直治疗了一年多；后来，眼看这不过是白白浪费时间和钞票，就又把把她接了回来。那里的大夫断言，要治好她的病几乎没有希望，或者说希望渺茫。在这里，她至少还可以像空气一样自由自在；人们都情愿包容她，可怜的姑娘，让她自由行动，因为除了对军人以外，她并不惹人讨厌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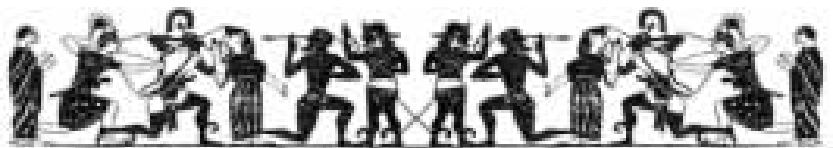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军官很惊奇，忙问这姑娘为什么偏偏只找军人的麻烦。

“唉，您知道，要讲清楚这段历史也颇有点难处。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；特别是老百姓，他们不肯满足于单纯的事实，总喜欢添上一点自己的想象。不过，相对而言比较真实可信而又得到本地某些官员证实的情形是这样的：

“三年前，和您一样担任驻岛部队的军官，是个极其风流俊俏的青年，他弹得一手好吉他，唱歌犹如天使一般动听。军官对这个女孩子产生了爱慕之情；当时，可以说乃至今日，她都是岛上最美丽动人的姑娘……”

“确实美丽动人。”军官不自觉地插了一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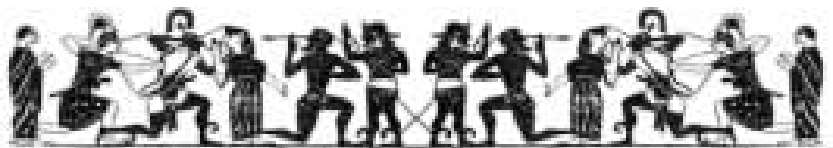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“或许多少由于军官的优美歌喉的魅力——这儿的人喜爱唱歌和音乐简直像是着了魔；或许多少出于他担任全岛武



装力量总司令的权威职务的影响；而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在于，军官是一位英俊潇洒的青年，自然这个姑娘，出于人之常情，也爱上了他。想必您也可以理解，这一对情人的相恋，是怎样的一种爱情啊！跟他们炽热的爱情比较，火山的熔岩甚至也相形见绌；其间还夹杂着嫉妒、冲动、疯狂和悲剧。

“姑娘的家里只有一位母亲，一个可怜的女人，她无意多管闲事，完全听任女儿决定自己的事。因此，您不难想象，她享有何等充分的自由——小镇的人不断窃窃私语。自然，姑娘的行动引起了人们的猜疑，这很容易理解；不过，事实证明这些怀疑是毫无根据的，何况，所有的人现在都确信和异口同声地说，姑娘和军官之间不曾发生过任何见不得人的事情。说实在的，这很奇怪，简直有点令人难以置信，因为曾经传说他们有整整半天时间单独厮混在一起。不过，应当考虑到这个地方的特点，姑娘们都热情得像一团火，奔放不羁，整天跟恋人们待在一起；表面上看，她们根本不晓得什么是谨慎、端庄，实际情形却恰好相反，她们像贞女一样坚强自爱，绝不轻易委身相从。

“算了，不必再扯远了。事情的真相是军官曾经向姑娘许诺要娶她为妻，她自然对此深信不疑，禁不住心花怒放，不知不觉飘飘然起来。您晓得，确实如此。据说有好些日子，人们确实很担心她因为头脑发热而惹下乱子。谁能预料，具有这种气质的女子，她的爱情之火究竟会燃烧到什么程度呢？有时候，她出于某种莫名奇妙的原因，对另外一个姑娘产生了嫉妒之心，假使你不曾小心地避开她，她就会找上门去拼命，或者给人家一番颜色看看。就在这家咖啡馆的



对面，我曾经瞧见她，当着许多人的面，着实大闹了一场。还有许多这样的例子。假使别的女子从她心爱的军官的公寓前面经过，朝窗子张望一下，或者，在路上遇见军官的时候，转过身子来看了他一眼，她一定会跳将起来，扬言要做出些不理智的事情来。

“终于，部队换防的日子到来了。军官信誓旦旦地保证，过两三个月就回来接她。姑娘也坚信这一点。军官离开了小岛，从此，一去不复返，杳无音讯。可怜的姑娘病倒了。或许，随着最后一线希望的逐渐消失，她后来也慢慢地恢复了健康；强迫自己忘记过去的一切。不料，正当她的病即将痊愈的时候，不晓得她怎么就知道了她的恋人结婚的消息。这真是突如其来而又致命的一击。于是，她疯了。这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。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，正像我刚才对您说的，她被送到西西里的一家医院；最后又回到这个小岛，至今已一年多了。”

这时，一个士兵出现在咖啡馆门口，来叫大夫。

“其余的事容我以后再跟您详谈，再见。”大夫说完，便起身离开咖啡馆。

军官站起来跟大夫告别，腰间悬挂的佩剑猛地碰到了桌子。过了片刻工夫，忽然只听得从广场传来了一个声音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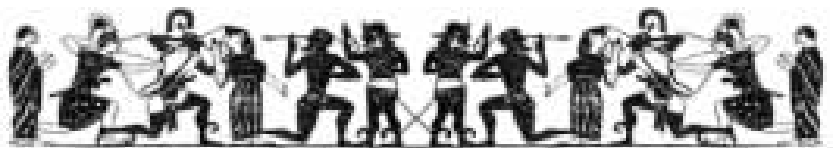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听见了，我听见了！他就在里面呢！”

几乎是同时，失去理智的姑娘在咖啡馆的门口出现了。

“把她赶走！”军官仿佛受到弹簧的推动，霍地从椅子上跳起来，大声命令。

于是姑娘被赶出了咖啡馆。

— 愿 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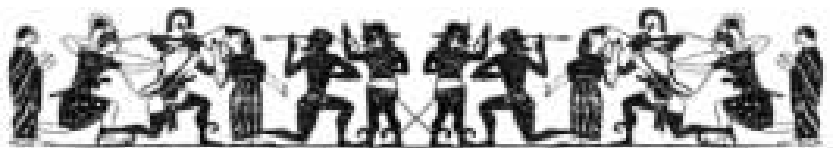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到公寓去等他！”逐渐远去的声音清晰地传来，“我到公寓去等他，我亲爱的军官！”

四

卡尔梅拉和妈妈住的一间茅屋，在小镇的尽头；附近有两三家农户。妈妈靠着缝缝补补，勉强维持生活。女儿最初发疯的时候，家里还不时得到小镇一些富裕人家的周济；如今，这种布施已经断绝很长时间了。那些施主们终于明白，他们的援助确实没有产生什么效果，因为卡尔梅拉整天在外东游西荡，连吃饭、睡觉都不愿意呆在家里，甚至没有法子叫她把穿上了的新衣服哪怕完整地保持一个星期。不用说，母亲是多么凄苦，她曾经坚持不懈地努力，希望女儿的病情每天都能有点好转；可是，这一切都好像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有时，在母亲的一再恳求下，可怜的女儿温顺地让母亲给她穿上一件新衣服，但一转眼的工夫，忽然发起性子，把衣服撕破，扯碎，一件好端端的衣服被糟蹋成了破布条。也有的时候，妈妈刚刚把她的头发梳理整齐，光滑乌亮，她却把两只手叉到头发里去，片刻之间把美丽的秀发弄成乱糟糟的一团，又成了披头散发的疯子。

白天，卡尔梅拉大部分时间在荒芜的悬崖峻岭间游荡，独自用手势比划着，喃喃地自言自语，放声地狂笑。经过那里的宪兵，常常远远地见她全神贯注地用碎石垒起一座座小塔，或者一动不动地坐在峭拔的礁石上，呆呆地眺望大海，或者仰面躺在地上，昏昏入睡。倘若她发现这些宪兵，不管他们怎样向她打招呼，她一概不理睬，既不说话，不做动

— 怨 —



作，也没有笑容，只把目光定定地停留在他们的身上，直到他们的踪影在远处消失。

事情当然不止于此。有时，当宪兵们走得很远的时候，她忽然抬起双手，做出举枪瞄准，向他们射击的样子，并且总是带着很严肃的表情。她对驻守小岛的士兵们也是这样，从来没有人见到她在士兵的队伍前面停下来，跟他们说话，向他们微笑。她从士兵的队伍前面经过，或者夹在他们中间行走，丝毫不理会士兵们寻她开心的戏语，也不扭过头来朝他们瞧瞧。没有一个人胆敢触动她，哪怕是碰一碰她的手指头或者拽一下她的衣服，因为据说她曾经给那个胆大妄为的人重重几记耳光，在他的脸上留下了清晰的五个指印。

卡尔梅拉不管在哪里，只要一听到军鼓声，就立即闻声跑去。士兵们从小镇开到海边去演习，她一路紧紧跟随。几名中士喊着口令，指挥操练，中尉站在不远处监督；她悄悄地站在一边，极其严肃地模仿士兵们的动作，还用一根拾来的棍子当步枪，做出扛枪、射击的种种架势，并且低声地重复中士喊的口令。随后，她突然扔掉棍子，走到中尉身边，痴痴地看着他，满含深情地对他微笑，用最温柔的称呼，轻声细气地喊他，还用手掌盖住嘴唇，以防士兵们听见。

当她在镇里的时候，几乎总是到广场去，站在军官寓所的大门前，做出各种各样滑稽可笑的动作，逗得聚集在她身边的孩子们哈哈大笑。她忽而把一顶纸糊的圆柱形的宽边高帽子，歪歪斜斜地戴在自己的头上，手里拄一根粗木棍，用浓重的鼻音嘟嘟囔囔地说话，扮演镇长走路的样子。忽而，她把几片长纸条披挂在头发上，目光低垂，嘴唇抿得紧紧的，一只手在胸前摇来晃去，仿佛摇扇子似的，轻柔地扭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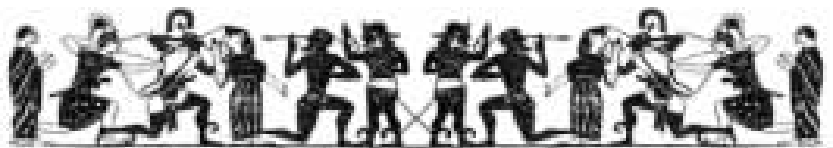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腰肢，模仿镇上几户有钱人家的夫人节日里上教堂去的姿态。还有的时候，她在兵营外面拣到一顶被某个士兵扔掉的破军帽，戴在头上，把头发统统塞进帽子里，帽檐压得低低的，一直遮到眉梢，然后把细嫩的胳膊叉在腰间，嘴里哼着军鼓的声音，像一个刚入伍的循规蹈矩的新兵，跨着缓慢、有节奏的步伐，板着脸，神色严肃地围绕广场转悠两三圈儿。

不过，现在，无论卡尔梅拉做什么，或者说什么，人们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。孩子们，特别是那调皮捣蛋的小鬼，是她仅有的忠实观众，但是母亲们都让他们离得远远的。因为卡尔梅拉有一天曾经突然一反常态，不知道受到什么古怪念头的驱使，冷不防地抱住一个大约八岁的小家伙，她的观众中最漂亮的一个小男孩，发狂似地不断亲吻他的脸颊、脖子，以致吓坏了的小男孩以为卡尔梅拉要把他掐死，大声惊呼 and 号啕大哭起来。

卡尔梅拉偶尔也上教堂去，像其他信徒一样虔诚地跪下，双手合十，喃喃地不晓得念叨什么。不过片刻工夫之后，她便又嬉笑盈盈，恢复了疯疯癫癫的样子，做出一些古怪的、不敬神明的动作。于是，教堂的圣器看管人不得不上前抓住她的胳膊，硬是把她赶出教堂去。

她曾经有一副甜美的歌喉，在发疯之前，她的歌声委实悦耳动听。自从遭遇不幸之后，她便只会含糊不清地、翻来覆去地哼哼小曲。她喜欢倚在她家茅屋的门槛上，或者在中尉公寓的楼梯口席地而坐，胡乱地吃些无花果，这或许是她的美味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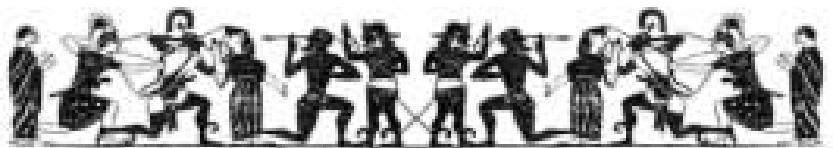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愁闷有时也侵扰卡尔梅拉。那时，她收敛起笑容，沉默



寡言，对任何人都板起面孔，甚至连那些孩子们也不理睬。她像狗儿一般地蹭在家门口，把脑袋埋进衣服里，或者用头巾把脸盖住，任凭周围有什么声音轰响，也不理会任何人甚至她妈妈不断地叫唤她的名字，她都一动不动，毫无反应。不过，这种情况极为罕见；卡尔梅拉几乎任何时候都是很快活的。

正如我面前所叙述的，她从不把士兵们放在心上，甚至不正眼瞧他们一下；她的全部感情都倾注在军官们身上。自然，她也绝不是对所有的军官都一样地温情脉脉。自她从医院回来以后，驻守岛上的小分队已经调换了六批到八批，带队军官的年龄、相貌、气质互有差异，各不相同。可以发现，卡尔梅拉对那些比较年轻的军官，怀有更深的感情。诚然，她把这些军官全都称作她的“宝贝”和她的“爱人”，其实她有极其清楚的比较，晓得区别对待相貌堂堂的同长相丑陋的军官。

一个较早地来到岛上的中尉，大约四十来岁，长着一个大鼻子，一双凶神恶煞似的眼睛，挺着圆圆的大肚子，说话的声音像打雷，此人就从来不曾得到卡尔梅拉的青睐。他们第一次碰见的时候，卡尔梅拉曾经对他说了几句温柔的话；不料，这个军官大为恼火，并用很难堪的话回答她，还挥手做了个威胁的动作，让她明白，最好就此罢休，不再打扰他。她果然不再找他，不过，每当在街上遇见他的时候，仍然尾随不舍；晚上，坐在他公寓的楼梯口，默默地度过许多时光。卡尔梅拉进进出出军官的公寓，一句话也不对他说，但又痴痴地坐在那里不愿走开。这个军官离开小岛之后，又来过另外两三个相貌、性格、作风都和他相近的军官，卡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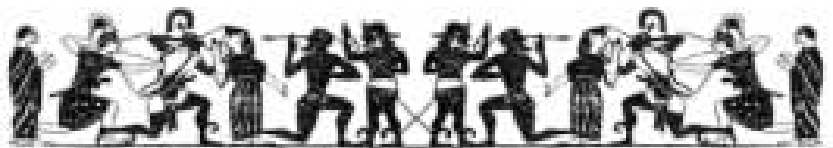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

梅拉都是这样对待他们的。

自然，也有气宇轩昂，温文尔雅而又极其年轻的军官来到岛上。对于这些军官，不妨说卡尔梅拉简直是要发疯了，假如她原来不是疯子的话。他们当中有人曾经异想天开地想治好她的疯病，因此假装迷恋于她，真心地爱她；然而，他们考虑事情过于轻率，两三天以后便厌恶了这样的游戏，终于半途而废。

还有个别的较少慈悲心肠、但更富有实用精神的军官，曾经暗暗自问：“难道一个漂亮的姑娘，必须有理智吗？”他认为不必要，因而努力想说服卡尔梅拉，对于爱情来说，理智不过是多余之物。但说来奇怪，他遇到了意料不到的顽强抵抗。她并没有清清楚楚地说出个“不”字，因为她或许并没有明确意识到，别人在她身上打的是什么主意。不过，几乎是出于一种本能，她居然能断然摆脱掉任何一个……（谁能告诉我一个恰如其分的形容词呢？）看起来是无法抵御的强有力的行为和动作；她慢慢地把手和胳膊抽出来，用肘弯在胸前交叉叠起，全身蜷缩，吃吃地发出一种奇怪的笑声，仿佛那些知道有人拿自己寻开心，但又不很明白是什么恶作剧的孩子，常常用笑声来表示自己已经知晓对方的意思，表示自己心中想说的话。一般在这种时候，卡尔梅拉的脸蛋洋溢出生气，那双大眼睛奕奕闪烁，完全不像一个疯姑娘，反而显得异常娇媚可爱。她的谨慎节制的态度，那种顽强执拗的神情，赋予她的举止一种特别的雍容大方和端庄典雅，极其鲜明地衬托出她那令人倾倒的温柔俏丽的风姿。

简单地说，那些曾经在她身上打主意的军官，最终都恍然大悟，那不过是枉费心机。许多人告诉我，这几个军官当



中的一个，有一天曾向大夫诉说他的徒劳无功的尝试，禁不住叹息道：“真是活见鬼！聪明伶俐，又有一副柔爱心肠的女人，我见过得太多了；可是像这个女人，她的全部美德都化在血液里了，是的，都化在血液里了，坦白地对您说，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碰见。”

还有一些人告诉我，卡尔梅拉把每一个她喜欢的军官，都当作她心爱的人，就是那个曾经爱她，后来又抛弃了她的青年军官。然而事情其实并不是这样；因为果真是那样的话，她有时自然免不了会唠叨她的遭遇，事实上她却从来不曾流露出只言片语。人们时常向卡尔梅拉打听或者谈起这件事，可她总是表现很迷惑不解或者痴呆发愣地回忆不起任何事情；她静静地、屏息凝视地听着别人对她说的话，接着淡淡一笑。每当驻守小岛的队伍离开的时候，卡尔梅拉总是送他们到港口；轮船渐渐地驶远了，她举起手帕，高高地挥舞，但并不哭泣，也从不流露出任何痛苦的神情。很快，她又向新来的军官显示她的脉脉温情。不过看得出来，对新来的这位军官，卡尔梅拉表现出来的深情，是她对所有其他军官的态度无法相比的。

五

不一会儿，大夫回到咖啡馆，向军官一五一十地讲述刚才我们讲的整个故事。军官听罢，站起身来告辞，又一次感叹地说：

“真可惜，她实在是一个美丽动人的姑娘！”

“我觉得，她颇有一种孤高任性的品格和冰清玉洁的气

— 源 —



质！”大夫补充说。

大夫走出了咖啡馆。夜已经很深了。广场上静悄悄的，空无一人。军官居住的公寓正好在咖啡馆的对面。他几乎是怀着忧郁的心境，慢慢地朝着公寓走去。

“她或许在那边等我吧。”他暗自思量，一面把眼睛眯缝得细细的，伸长脖颈，把头扭向左边，又扭向右边，想看个分明，公寓大门口有没有人。可是没用，黑沉沉的夜幕笼罩着广场，伸手不见五指。他放慢了脚步，不时地停下来，警觉地环视周围，接着又缓缓前行……他忽然又独自寻思，“假使我清楚地知道，前面有一个歹徒手握匕首，正企图暗算我，我想我的步子反而会比现在迈得更坚定、轻快。”于是，他果断地向前走了十来步。

“啊，她在那儿！”军官猛然发现了卡尔梅拉。

卡尔梅拉坐在军官公寓大门外面的一级台阶上；但是在黑暗中，军官无法看清楚她的脸。

“你在这儿做什么？”军官走上前去，问道。

卡尔梅拉并不马上答话，却站起身来，走到军官跟前，面对面地站定，把两只手搭到他的肩上，用极温柔的声音和世界上最理智的语调，对他说：

“我在等你……我在这儿睡了一小会儿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等我呢？”军官问道，边说边从肩膀上把她的两只手拿下来；可是，那两只手随后又搂住了他的胳膊。

“因为我想和你在一起。”她回答说。

“好动听的声音！”军官默默思量，“确实，谁听到都会认为她像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。”

军官从军装兜里掏出火柴盒，点燃一根火柴，把它凑近

— 员缘 —

